# 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弟五十五

淮南衡山列傳弟五十八

厲王遂即位

金甡曰按厲王即位時才三歲死時二十五歲

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

董份曰厲王雖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反谷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郊祀志寒門者谷口也地

理志左馮翊谷口縣九嵕山在西溝洫志白
公引涇水首起谷口顏氏曰即今雲陽縣治谷郡縣志京
兆醴泉縣本谷口縣在九嵕山東仲山西當
涇水出山之處故謂之谷口通典谷口縣故
城在醴泉縣北後漢及晉為池陽隋改醴泉

廷尉臣賀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為
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
傳誤

昧死言

辨惑曰夫稱呂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
史家輒爾書之無乃不可浮遷固無每如是
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史詮曰此二句著長之罪也漢書無不字削
欲以有為四字
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楊慎曰命棄市生命者也詐捕命者則衘命
者也詐稱捕衘命者而脫之市也
南海民王織

史詮曰民字衍織南海王名

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

金姓曰按文紀作邛都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

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

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

皆復得厲王時地叅分之

史詮曰淮南王得九江郡衡山王得六安郡

廬江王得廬江郡兼得江南豫章郡

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

徐孚遠曰陵必嫁列侯在長安故使詗伺史不記其嫁處闕文也　金姓曰按年表岸頭侯張次公亦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罪國除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

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蠹政也

廷且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金姓曰按五宗世家廣川膠東清河常山四

王皆王夫人兒姁子兒姁即王太后妹此四
王子武帝最親時廣川清河前卒惟膠東王
寄常山王舜在故淮南揣摩之說如此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
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佗始自為王今乃言
尉佗先王陳勝乃及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
耳　史詮曰漢書不來作南越
內鑄消銅以為錢
史詮曰消當作鄗謂鄗郡之銅也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愚按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為箕子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臣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

凌稚隆曰此激發伍被為已死也

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

凌稚隆曰謂吳不知反故使漢將得過成臯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緩

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

姓樓緩當是襲古人姓名也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徐中行曰時汲黯為河南太守故安言及之雖以何足憂為言實有憚心

産五十萬以上者

一本産上有家字

諸侯太子幸臣

一本上有以逮二字

伍被自詣史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且如此

董份曰被實為淮南畫反而史記所録被詣

吏自告之文其間不無飾辭而太史公具載之所以微見被之寃狀而惡湯之專殺也然被以人臣親教其主詐為奏書徙遠以激下反上固漢法所必誅矣湯論殺之是也使徙以其文辭而欲原其反迹其本末豈稱乎

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焦氏筆乘曰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為真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為真之吏相等者也非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之說

王安自到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

金甡曰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爲元朔六年故只作四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狩字誤

衡山

衡山內史以為非是

徐孚遠曰此內史漢內史也治者治其獄也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法言曰或問循吏曰吏也　習學記言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事全似雜說不經

質正學者安所效法成王戒君陳曰毋依勢作威毋倚法以削甫刑曰哀敬折獄禹皐陶所以相傳官伯族姓之所當戒至詳悉矣焉有不正其身而可以正人者乎奉法循理亦可以治何必威嚴此對慘酷者而言非本論也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是時吏治已趨於酷矣而孔子之論如此既不以本對末固不以末勝本也遷謂奉法循

理亦可以治是以未勝本矣使後世之治終不能反之正者自遷之為循吏傳始

## 孫叔敖

孫叔敖者

韓詩外傳曰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人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愚按此與正義所引說苑之言不同

楚之處士也

呂氏春秋曰期思之鄙人　水經注曰期思縣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說苑雜事篇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晏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姬曰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

嘗進一賢安得為賢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楚卒以伯樊姬有力焉（韓詩外傳同）又至公篇曰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飧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

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以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愚按

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莖曰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脩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

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呂氏春秋曰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内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說苑至公篇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

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
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
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
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
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
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
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
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
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

内政國人聞之曰若今尹之公也吾黨何憂
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
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又雜
言篇曰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
大者固忘小

如此幾何頃乎
辨惑曰頃字道不得

三去相而不悔
日知錄曰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
誤也　愚按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

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呂氏春秋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此史公所本 鄒陽上梁王書亦有此言

子產

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呂氏春秋曰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韓詩外傳曰子產之治鄭一年

而貝罰之過省二年而刑赦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

公儀休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

愚按韓詩外傳其弟諫曰

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韓詩外傳曰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愚按三傳楚昭時未聞相石奢韓詩外傳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呂氏春秋作石渚）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韓詩外傳曰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

也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李離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

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罪當死

愚按韓詩外傳此下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
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
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
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

也臣不能以虛自誣

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韓詩外傳曰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汲鄭列傳第六十

黃氏日抄 曰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辨惑曰汲鄭贊無他褒貶獨嘆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評哉

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

愚按後云皆嚴憚黯出其下是未書諱嚴也此云以莊敬見憚耳不作嚴解

不至至吳而還

辨惑曰多不至字

固其俗然

史詮曰劉辰翁讀然字屬下句

召以為主爵都尉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十一年遷

放析就功
班馬異同曰放析就功殆枉以為直破析苛
碎須要如己意自為功耳　余有丁曰按謂
湯恣行苛刻而又毀析舊制以成其事功即
所謂紛更之説也
為右內史數歲
愚按百官公卿表元朔五年為右內史五年
免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困學紀聞曰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
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攷

愚民安知

日知録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

考要曰漢書更其文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
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注病力病甚皆非也
若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此與太
史公語同

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
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鄭當時

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
矣或其祖也

令諸故項籍臣名籍
日知錄曰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
項籍也

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辨惑曰剩至其明旦字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六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習學記言曰昔孔氏之門不許游夏以知道
春秋筆削傳者又謂其不能措一辭然後世
顯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為春秋悖謬更甚
分門專業者競於枝葉之末流益遠益訛而
自周衰以文字為教者既已有訓詁箋注之
漸矣是先王之道至於漢儒非獨秦火能晦
蝕之蓋亦其勢然也且燒書六年而秦遽亡
師友源流耳目睹記豈不尚在俗師相授屋

辟獨藏自不同耳游夏本得道之辭華而漢儒所聞又詞華之分散零落者遷用此作儒林傳上面分數自不能多也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

愚按蓋以為康王時所作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　又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孟子荀卿之列

辨惑曰列字不安

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

愚按涉為御莊賈所殺觀史公此言似孔甲亦死於此時為不良死然孔子世家祇言死於陳下孔叢子亦云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有將沒戒其弟子之言則是獲所終矣

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曰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主父偃學從横諸儒排儐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是
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也
申公
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
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隷也靡末
也胥靡末隷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
愚按漢書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
申公時已八十餘老
辨惑曰老字贅

周霸至膠西內史
愚按漢書魯周霸以易至大官
轅固生
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
愚按六韜冠雖弊禮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漢書關作貫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騶謂比儒書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

之

韓生

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漢書云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

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

伏生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

孔氏有古文尚書

愚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

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

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尚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愚按漢書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董仲舒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漢藝文志弦證曰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
三卷後漢輿服志注引仲舒止雨書初學記
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酷吏列傳弟六十二

法言曰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
習學記言曰序酷吏以世俗言之則美以
王道討之則羞孔子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者是柏文以上事何暇及此輩正謂如子
文治楚子産治鄭耳人之材智在所以導之

還所序酷吏之流上古何嘗乏少先王所以力行全要消弭服習如此等人還於中道不使平民受其無告而遷謂之在彼不在此是以末勝本之論愈熾王道無時可回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

辨惑曰彡却於字

其後有郅都寗成之屬

黃氏曰按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酷之外未嘗濫及史氏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

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郅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寗成以陰刻之資而効之自寗成趙田之後秉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務於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來誰實貽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

吏之首庸何辭

郅都

賈姬如廁（索隱曰賈姬生趙王彭祖也）

金姓曰撥中山王勝亦賈姬子索隱須知其

一不知其二耶

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

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郎秦稱曰袁盎傅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

阪中郎將袁盎曰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馬

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林游

獵之苑衛士不知其幾許也豈上與賈姬鄧都三人俱乎目鄧都不行上乃即欲自持兵乎況賈姬一出別館離宮次舍又不知幾許矣樂毅報燕惠王書云廁之賔客之中則廁為旁舍也而謂姬獨入且使野彘得隨之乎亦誕甚矣且中郎將鄧都之言又何其似中郎將袁盎之言也

寗成

寗成者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寗氏與秦同姓秦襄公

曾孫謚曰甯公支庶因以為氏一曰甯甯本
一姓衛大夫甯俞之後也漢有甯成史記作
寗成

周陽由

與汲黯俱為忮

困學紀聞曰黯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
之忮可乎周陽由蝮鷙之靡耳其可與黯並
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
梟接翼也

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索隱曰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

也

愚按師古注漢書有此說而索隱同之恐非是言當時畏此三人與之同車者未嘗不下之也

趙禹

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

辯惑曰時字不安

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晋書刑法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

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

晉書刑法志曰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

愚按傳與轉通張晏注平準書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張湯

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乾沒

詳見漢書疏證

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愚按儒林傳兒寬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

其治獄所排大臣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難也漢書多巧字非

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

辯惑曰當作視之或云臨視也

弟繇導官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

愚按師古注漢書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如說非

及得此事窮竟其事

辯惑曰當云窮竟之也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金姓曰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

信即田甲字

義縱

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

愚按漢書外戚傳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御史大夫弘曰

愚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元朔三年右内史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二年遷

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于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

愚謂猾民畏縱之嚴又為吏耳目助治公務

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
把持官吏也
閣奉以惡用矣
愚按後贊云水衡閣奉朴擊賣請是惡用也
以為廢格沮事
愚按平準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王溫舒
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辨惑曰多其字

失之旁郡國梨來

凌稚隆曰梨來漢書作追求

尹齊

張湯數稱以廉武

史詮曰武字衍文漢書廉句絕武下有帝字屬下句讀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

愍按齊蓋敢於刑人殺人而不以深文巧詆者也

楊僕

封將梁侯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三月乙酉封
舞文巧詆下户之猾以焄大豪
董份曰焄者言以火熏逼也今人于狐鼠穴
亦嘗火攻之温舒不能即禽有勢之家故巧
詆下户而熏逼大豪使之知懼耳
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尸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
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滅宣

減宣者
顔師古急就章注曰減氏之先為晉公族大夫驪姬之難晉蔡公族因謂其人為減氏減者省也
王
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杜周
任用與減宣相編

楊慎曰相編即相捋　金姓曰編字訣注殆猶次字之意

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嚴酷愚按褚先生續田仁傳云是時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

贊

然郅都杭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權德輿酷吏傳議曰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

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其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象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列郡堅剛忠

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史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泣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

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

史記疏證卷弟五十七

大宛列傳弟六十三

王鏊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盖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爲傳矣

大宛之跡

魏書西域傳曰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

為發導驛抵康居

凌稚隂曰按導驛二字覲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

東則扞罙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彌即罙拘也則拘彌與扞罙同是一名也

愚按漢西域傳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又云西通于寘三百九十里則與漢紀所說三百合矣又云今名寧彌荀悅班固同是後漢人不應一以為拘彌一以為寧彌傳聞不同若是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

漢西域傳曰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

故服匈奴

董份曰故舊也嘗臣服于匈奴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千二里

漢西域傳曰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蓋乃北海云

董份曰因去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

漢西域傳曰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

漢西域傳曰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

道可使使遺之他旁

史詮曰漢書使作便遺作遣無下一使字

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楊慎曰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言之開洞質言之也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

陳子龍曰漢之通西域南道從蜀北道從金城酒泉南道卒不通而北道通焉蓋匈奴遠遁故北道可通而南道險遠難達也

攻擊漢使王恢等尤甚

徐孚遠曰此別是一王恢非大行王恢也蓋同時同姓名

其火從卒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火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

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

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悼行役不肯言矣註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遺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徐孚遠曰欲諱殺使之迹故縱之去而令郁成遮要之

於是乃遺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徐孚遠曰此註不分明謂別穴低處引去城
下水使城中乏水也　金姓曰按或空或穴
俱指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欲
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
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
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
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習學記言曰怪民奇論不經之書上世為甚非聖人之智不足以放而絀之也遷因張騫使還始以禹本紀山海經為不可信然則遷之所信者固多矣推此意以經世其得之寡失之泉學者當以為戒不當以為法也

游俠列傳弟六十四

法言曰或問游俠曰竊國靈也　黃氏曰抄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猶為之痛惜

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己墨氏之獘而觧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楊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　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

不原此意乃識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侯之門仁義存業隱曰言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
也索隱註未明
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
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
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

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曰知録曰延陵謂季札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金甡曰趙世家孝成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攻燕延陵氏之顯於趙者此又其一也

此
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所因便
也

觧為人短小不飲酒
辨惑曰既稱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人
云為人短小不飲酒何邪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
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人貌榮名
楊慎曰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郎
古人貌榮名之義貌音墨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法言曰或問佞幸曰不料而已矣咸注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

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

愚按籍閎恐皆是姓

顧見其衣裻帶後穿隱曰裻音篤衣背縫也裻音督

楊慎曰裻衣之中也今人製衣猶曰裻縫醫家曰督脈人之中梓人曰督線室之中也

覺而之漸臺

水經注曰泬水又逕漸臺東漢武故事曰建

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漸浸也為池水所漸一說星名也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為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

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

愚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之辭索隱妄為增加也

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

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通所鑄

水經注曰靈道縣有銅山

鄧氏錢布天下

西京雜記曰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

文帝不樂

徐孚遠曰自以為困故不樂也

文帝崩景帝立

史通曰何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尚負責數巨萬

華陽國志曰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

仁寵冣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崇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于韓嫣也

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

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金牲曰庸
否乃甚篤句升菴亦未解明
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
漢郊祀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
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
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越代秦楚之謳
延年善承意弦次新詩
漢郊祀志曰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
詩賦略喻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
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十

人俱歌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

漢郊祀志曰以為協律都尉

寢與中人亂

夏寅曰延年已腐矣曰寢者謂因延年而弟季得與中人亂也　柯維騏曰史遷傳王孫嫣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嬌恣寢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其之事疊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益指此耳